

英诗金库

英语最佳歌谣
及抒情诗之金库

〔英〕弗·特·帕尔格雷夫 原编

罗义蕴 曹明伦 陈朴 编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英诗金库

英语最佳歌谣
及抒情诗之金库

〔英〕弗·特·帕尔格雷夫 原编

罗义蕴 曹明伦 陈朴 编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 陈
封面设计：潘令宇
技术设计：盛寄萍

英 诗 金 库

英语最佳歌谣及抒情诗之金库

〔英〕弗·特·帕尔格雷夫原编
罗义蕴 曹明伦 陈 朴 编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38.625 插页5 字数600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182-7/I·25
印数 1—1,040

定价：12.65元（全一册）

根 据

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notat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Εἰς τὸν λειμῶνα καθίσας,
 ἐδρεπευ ἔτερσεν ἔψ' ἐτέρψ
 αἶσμονος ἄγρευμ' ἀνθέων
 ἀδομένα ψυχᾷ.

[Eurip. frag. 754.]

'He sat in the meadow and plucked
 with glad heart the spoil of the
 flowers, gathering them one by one.'

他坐在草地上，怀着愉快的心情摘花，
 把花儿一朵一朵地汇聚起来。

——欧里庇得斯——

编 注 者 说 明

一、我国开始译介英国诗歌，大约始于“五四”前后。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诗歌译者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大量的英国诗歌，在译诗实践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读者渴望有一本较大规模的英诗选本，以满足学习和欣赏英诗的需要。为此，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提议和组织下，我们编注了《英语最佳歌谣及抒情诗之金库》（简称《英诗金库》）的英汉对照本和汉译本。

二、《英诗金库》，首版于1861年，辑录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名家诗作288首，我们主要依据的1929年版本又加进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的145首，共计433首，包括一百四十五位知名诗人和九名佚名诗人的颂歌、民歌、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形式的诗作。由于这部诗选的编者着眼于方便读者欣赏，在排列顺序上，把所选诗按情感和题材归类，在选收范围上，只收选抒情诗，因而受到欧美读者的欢迎，一百多年来，几至家喻户晓，人手一册。在我国，由于这部诗选津逮初学，大多数诗歌都是有定评的名词佳句，具有代表性，且字梳句栴，注释详尽，因而也受到中国读者的

欢迎。几十年来，文学学生和各界读者一直将此书作为学习英语诗歌，培养诗歌情趣的首选读本，其中许多著名诗篇得到广为传诵，很多诗选、教材均以此书为蓝本。

三、本书编注的诗歌中，约有一百余首是录自国内诗选、杂志、报端，其余为国内专家、学者、诗人和翻译工作者近百人应约而译的新作。在处理旧译时，我们力求反映原译的历史面貌，除一般印刷错误外，原译基本不动。至于新约译诗，我们曾提出三点：（一）译诗最好能保持原作的风格，在神似的基础上争取最大限度的形似，原则上保持原诗的段落和行数，以便有利读者对读原文；（二）译文形式最好是新诗体；（三）译文应适应我国读者的需要编写必要的注释。在编注译稿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坚持上述原则，然而由于历来“诗无达诂”，有时译者和编注者对同一首诗乃至同一个字的理解也相去甚远，我们只好以尊重译者为重，可不改就不改。另外，书中还保留了少数不完全符合上述原则的译作，这是由于译诗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为了比较对照，不便一刀切齐，人为地厘定一个标准要大家遵守，以免把多样化的译文风格变成单一化的译文风格。

四、为了帮助读者解决学习或欣赏上的困难，我们尽力保持《英诗金库》注释详尽的特色，将注释分为三种：（一）汉语编注，对诗人及其诗作作一些必要的说明，但不作严格的评价。（二）汉语脚注，对诗中出现的背景、典故、言外之意作出详略适中的说明。（三）英文脚注，对一般词典及工具书难以解决的语词疑难给以说明。另外，我们

还在大多数诗后注明了出版年代。

五、我们力求出全《英诗金库》的全本，但由于极个别诗眼下暂不宜介绍（如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英国士兵》）或其他原因，此版删去了五首诗（一二二、一二九、二〇六、二〇七、三三六）。当然，至于《英诗金库》原版有删节或原编者改动了诗题的，我们也努力注明。

六、我们采用的《英诗金库》一九二九年原文版本中有不少诗行的排列或字句与其他版本不一致，估计有印刷错误，但鉴于手中资料有限，难以校勘，均照原书排印。

七、本书编注者责任分工为：

曹明伦负责第一、二、三卷；罗义蕴负责第四卷；陈朴为第三卷，即增补卷。

八、本书蒙卞之琳、王佐良、李赋宁、杨周翰、戴镗龄、袁可嘉、吴景荣、赵萝蕤、赵瑞蕤、郑敏、屠岸、许国璋、绿原、邹荻帆、方平、飞白、朱维之、黄宏煦、邹绛、黄新渠等百余位同志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谨以致谢。

九、从准备到发稿，本书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作为首版，由于时间和编注者的学力所限，本书从精选旧译到新译编注一定不乏疏漏，我们衷心希望读者不吝赐教，并给我们推荐更佳之作，待再版时修正补充，使《英诗金库》日臻完美。

编注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成都

汉译《英诗金库》序

象中国一样，英国也有选学，即把诗文精编在一个选本的学问。1557年的《托特尔集》就是一本有影响的英国抒情诗选，展示英国文艺复兴初期几位抒情诗人的作品。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叫做弗兰西斯·透纳·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 1824—1897）的诗人编了一部《英诗金库》，主要收集抒情诗，出版之后，受到欢迎，以后重版多次，并经后人补充，成为至今有名的选本之一。原编者收了288首诗，按时代先后分为四部份，第一部分到1616年，是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初叶的作品；第二部分到1700年，以十七世纪作品为主；第三部分到1800年，是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前期之作；第四部分则是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作品，全是浪漫主义盛世之作。华兹华斯一人入选41首之多。后加的诗数目达145首，为原编的一半还多，创作年代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把丁尼生、勃朗宁以至所谓乔治时期的诗人包括在内了。总起来看，这是一部包罗从文艺复兴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各时期抒情佳作的选本。

任何选本都受编写时的文学风尚的影响，《金库》也不例外。编者帕尔格雷夫本人是一个后期浪漫派诗人，他的选

目呈现出后期浪漫主义的诗歌的长处和缺点。几位主要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得到了较多的篇幅，重要的抒情作品几乎都收集在内，只是拜伦的作品入选较少。还有一个重大的遗漏：布莱克这位大诗人无一诗入选。十八世纪的格雷等人有机会展露才华，但十七世纪则少了玄学派的典型之作，邓恩一首也未收，马韦尔只收进了《花园》等二、三首，未选至少同样出色的《致矜持的情人》。

有些选进的诗并不高明。托玛斯·坎贝尔的歌颂英国武功的诗选得多了，这里透露了编者本人的政治思想，然而这也是十九世纪中叶不少英国诗人共有的思想，例如他的朋友，当时最有名的诗人丁尼生就写了《轻骑旅的冲锋》。

此外，从现代版本学的标准来看，编者对于作品本文的选择也失之任意之处。他不是力求体现作者的原意或最后的考虑，而是从他本人认为“最有诗意”（前言，第Ⅵ页）的这一点来确定版本的。

因此，不能说《金库》在今天还是本标准的甚至权威的选本。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现了新的英诗选本，如约翰·海华德（John Hayward）编的《企鹅版英诗选》1956年就获得好评。

然而《金库》还是大有可读的。这是因为就抒情诗而论，它所选的大部分是有定评的优秀之作。读了它们，对于英国诗的发展过程和每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可以比较清楚的。编者着重欣赏，这也比力图体现一家之说的选本要比较

全面些，因而也就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金库》自1861年初版以来，不断重印，这事实也说明它受到了若干代读者的爱好。

中国老一代的文学学生学习英诗，往往从《金库》开始。它帮助他们形成了诗歌趣味，也带来了某些局限性。现在是轮到新一代中国学生来读它了。在这个时候，编出一个中英对照本，将十分有助于他们读懂所包含的诗篇。读懂也包含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去区别优劣，但是首先要了解学习的意义，因此好译本仍是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不识英语的青年读者。

然而诗却难译。这选本所收的四百三十多首诗里，有的十分难译。对照本的编注者们在收集和整理译诗上化了力气，既采用了旧译中的脍炙人口之作，又补充了大批新译，译者来自各方。这等于是开了译诗展览会，可以让读者看出我国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和不足，对于推进文学翻译无疑也是有好处的。

王佐良 1984年6月

《英诗金库》初版前言

编者相信，这部小小的诗集与其他选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力图囊括用我们的语言写作的、业已弃世的诗人们的全部最佳抒情诗及歌谣——入选诗歌无一不是上乘之作。因此，读者将读到许多家喻户晓的和许多应该为人们所熟悉的诗篇。编者欲把诗歌之酷爱者视为本书的知音读者，故不能将那些迄今未被世人所知且又无价值的作品奉献给他们。

编者并不知晓抒情诗有何明确而精密的界说，但是随着编选工作的进行，他发现从实际上对抒情诗加以判别变得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容易，与此同时，他心中也就形成了几条简单的原则。收入本书的抒情诗基本上具有这样一种意味，这就是每首诗都应该表现一种单一的思想、感情或场景。依照这一点，凡叙事诗、描述诗和教诲诗，除简洁明快并具有人类感情色彩者之外，概不收选；凡滑稽幽默诗，包括那些全然系个人批评，或即兴的，或宗教性的诙谐，除极少数真正通篇具有诗味的佳作之外，其余均视为与本书宗旨相悖；凡素体诗和十音节双行诗，虽则负有盛名，引人注目，但因既有别于我们所知晓的歌谣，又难以归入抒情诗的范畴，也概不

纳入本书。然而，编者并不指望，而且也不可能使读者都认为本书所选诗篇均严格符合上述原则。有些诗，诸如格雷的《墓畔哀歌》、弥尔顿的《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华兹华斯的《露西》以及坎贝尔的《乌林爵爷的女儿》等，或许也同样适合编入一部叙事或描述诗集。至于民谣和十四行诗，编者唯一能说的就是，他并非凭自己的任性和偏好，而是费尽心机、精心挑选的。

对人们更有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何为“最佳”的等级标准，以下陈述亦是编者的全部解释。诗应与诗人的天才相称；诗应达到与它的目的一致尽善尽美；我们应要求诗的结尾简洁明了；诗的感情、色彩及独创性不能弥补它在清晰、和谐和真实性方面的严重不足；只有个别优秀诗行的诗算不得好诗；公众的评价只能作为路标，而不能作为指南；尤其是要依据全诗而不是诗的部分来判定优劣；这些和诸如此类的原则是经常不断地为编者所考虑的。但编者不妨再补充一下，所有入选诗歌和大量未选作品都经过编者反复认真的斟酌权衡；在整个编选过程中，除了在本书“献辞”中所提到的那位杰出人物⁽¹⁾，编者还一直得到两位颇有独立见解和判断力的朋友的帮助。编者希望这种帮助已使本书摆脱了那种必然影响个人判断的片面性。但对于最后的取舍，编者本人负有全部责任。

显而易见，把这部诗选的准则应用于今天还活着的诗人

(1) 指丁尼生（参见本书卷五第三二二首编注）。——编注者

也许是令人不快的。即使眼下这样做不惹人动怒，但只须预料一下未来世纪的人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评价，这样做也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倘若此书能流传于世，丁尼生、布莱恩特⁽¹⁾、克莱尔⁽²⁾、洛威尔⁽³⁾及其他一些诗人的诗将毫无疑问地要在最佳诗歌之中获得它们的地位。但编者确信，这项工作将在遥远的未来由其他人来完成。

编者曾两度系统地阅读查麦兹⁽⁴⁾所编的那部未包括常见诗人全部作品的巨大诗选和各个时期的优秀诗选集，因此，本书中任何能使人感到遗憾的删略，未必就是编者的疏漏。所选诗歌，除极少数被删去某个小节（详见诗后注释），其余都是全文照印。编者之所以不惜担着风险删去某些小节，其目的是为了使被删诗歌更接近抒情诗的风格，至于明显地从根本上与抒情诗风格相悖的诗，则一概不收入。关于所收诗的正文，凡有两种不同诗文并存的，本书的一贯原则是选择最有诗意的诗文。为尽可能地便利读者，编者在排列、拼写和标点等方面，对每首入选诗都做了大量考证和修订工作。

编者在此衷心感谢所参阅各书的版权所有人，正因为他们的许可，本书方得以出版，没有他们的慷慨赞助，编选本

(1) 布莱恩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美国诗人。

——编注者

(2) 克莱尔 (John Clare, 1793—1864) 英国诗人。——编注者

(3) 洛威尔 (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美国诗人——编注者

(4) 亚历山大·查麦兹 (Alexander Chalmers, 1759—1834)，苏格兰传记作家及编辑。——编注者

书的计划将付诸东流。

在编排上，编者尝试了一种最富诗意的体例。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诗史中，英国在其思想意识和文化教养方面经历了不同阶段，这些思想意识和文化教养的阶段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相互对立，以致我们要通阅这些老的和新的诗篇就象是在飞驰中观看不断变幻的风景，而这样做往往会使人感到厌倦，有损于人们对美的欣赏。鉴于这一原因，编者将本书分成了四卷：卷一包括一六一六年以前的九十年，卷二从一六一六至一七〇〇年，卷三从一七〇〇至一八〇〇年；卷四则从一八〇〇年至刚结束的半个世纪。⁽¹⁾若以或多或少给予各卷以特色的诗人而论，这四卷可分别称之为莎士比亚卷、弥尔顿卷、格雷卷和华兹华斯卷。就这点而言，本书在它所允许的限度范围内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诗歌的自然发展过程。

然而，严格的、编年史般的次序似乎更适合于以教学为目的的选本，而不适合于以欣赏乐趣并由此而增长知识为目的的选本，所以，各卷中所收的诗歌均按感情和主题分类逐级排列。莫扎特和贝多芬交响乐的展开进程，一直被编者视为本书编排的典范，每一首的位置无一不是编者精心考虑过的。因此，编者希望读者会发现本书所收的诗篇呈现出一种和谐一致，正如雪莱那高贵的语言所述，“对于自开天辟地以来，由一个伟大的精神支配着共同思想的全部诗人们所写

(1) 原编者的这篇《前言》写于1881年，刚结束的半个世纪指1800—1850年。编——注者

成的那首伟大的诗，”这些诗篇犹如和谐的“插曲”。

当结束这一见长的概述之时，编者相信他自己可以毫不自负地说，他已经预见到公众舆论对本书模糊笼统的评价将会比那些对本书持过严批评态度的人的评价更为公正，因为这些批评者会把对诗的评价限制在“从那么多代诗人中只选出这么少的诗”这一范围内。大凡博得名声的人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与他名声相符的天赋或才华。如果那些诗句甜蜜但缺乏力度，或虽有思想却表达不当的诗人们的诗未被收入本书，读者切莫以为编者就不为此而百般犹豫，极为惋惜，更不要以为编者对这些诗作者有轻视之心。在这份长长的而又可怜的，已经沉默的歌手名单中，很少有人配得上诗人的荣誉，而又很少有人不具备语言技巧、美的感应、细腻的情感、或严肃的思想，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他们的作品尽管没有达到本书所要求的更高更精的优秀标准，但却比真正的平庸之作更值得一读，因为真正的平庸之作只是为了填充那些省下时间来自我完善，或用任何更高尚、更永恒的形式来取乐的人的时间。若是真把这些作品也算作平庸之作的話，我们真不知对“最佳”二字负下了多少债。犹如虚构的亚速尔岛之泉，但比该泉更具有千变万化的魔力，这门艺术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生命的每个时期都得到相应的天惠；给少年以经验，给成年以沉着，给老年以青春。诗给予我们“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宝藏”，用世上最高尚、最健康的方法指引我们，并给我们解释大自然之真谛。但她最好的解释就

是她自身。如果本书的编选计划已经达到它预期的目的，那读者将在这个选本里听到她的声音：——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英国的诗人们在那里受到尊敬，只要英语在那里流行，这本诗选就有希望在那里觅到知音。

弗·特·帕尔格雷夫